

## 不成为他人的负累

□ 湖北十堰 夏飞雄

在非洲大草原上，狮子们往往结群而居。当狮群壮大到一定程度，食物匮乏的问题就会随之而来，尤其是旱季来临，纵是“草原霸主”也将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。此时，家族内的小雄狮们就会选择离开狮群，远走他乡。

成长的很大一部分，是接受。接受分道扬镳，接受世事无常，接受孤独挫折，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。

金岳霖不仅是近代哲学泰斗，更是一代情痴。在所有关于他的轶闻趣事中，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终生未娶。在一次文友聚会时，金岳霖遇到了林徽因，初见即惊为天人，遗憾的是此时林徽因已经嫁作人妇。得知此事后，金岳霖选择默默守护在她的身后，他的爱一直是“发乎情，止乎礼”，从未逾越雷池半步。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十分赞赏他的君子风度，每次在寓所举办周末沙龙，金岳霖无一例外都是座上宾。此后，金岳霖一直与梁家毗邻而居，相互照应，而梁思成夫妻一旦出现感情摩擦，也会将金岳霖当作一个劝解人。对于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感情，金岳霖很坦然，也从不介入。金岳霖与林徽因之间，虽然未能成为夫妻，倒是成了和睦共处的邻居。

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，是经营好自己，给对方一个优质的自己，而不是拼命

对一个人好，幻想对方也会拼命爱你作为回报。低级别的爱是我以我喜欢的方式付出，而高级别的爱是我的爱应该让对方感到轻松愉快，而不是成为对方一生无法摆脱的负累。

李盈莹是中国女排现役队员中的后起之秀，年仅18岁便凭借自己的过人天赋入选国家队。作为一名左手主攻，她拥有极其出色的先天条件。192cm的身高，出色的臂展，扣球线路清晰且落点分散，这让她成为中国女排的进攻利器。然而，一传能力偏弱、拦网稍逊一筹，又让她受到球迷们的诟病。在此前的国际大赛中，她曾有过因一传不佳而被对手发球所牵制的糟糕表现。下场后，面对媒体和球迷的质疑，她十分伤心，但她依然得到了主教练郎平的无条件信任。郎平的这番心血最终没有被辜负，在接下来的训练中，李盈莹刻苦练习，补齐短板，终于破茧成蝶，用实际行动赢得球迷和队友的尊重。目前，她已转型为队伍中的全能型主攻，并有望成为“后朱婷时代”的核心。

生活中，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，没有人喜欢额外的负累。在匆匆而过的人际交汇中，让自己的存在为别人带来香气，让旁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美好，也许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禅意人生。

## 水东流

□ 肥西 凌泽泉

这个夏天，洪水肆虐，许多人都在为水劳碌得水揪心，只因这水来得多来得猛，以至于拿出江河湖泊也不够装载，它还要翻堤越坝，占领圩区里的大片农田，它还要漫上街道，溜进寻常百姓家。

水本来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小河潺潺、山泉淙淙，这是多么温婉娴静的碧水啊。犹记村前东流的小河，水草丰美，小鱼小虾游来游去。枯水期，稀软的河泥中，常能扒出黄灿灿的泥鳅，即便是梅雨季节，满河的水梳理着岸边疯长的水草，甚至翻过田埂，潜入青青的秧田，秧苗趁机喝饱了水，向上拔节的劲头更足了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水也有野蛮的时候，腊月里蒸年糕，锅里的水被柴火烧得“咕咚咕咚”地叫，把厚重的锅盖频频顶起，一股股热气“嗤嗤”冒出来，似在焦急地喊着让水住手，可是被火燎得无处躲藏的水，只得拿顶上的锅盖出气，锅盖撞击锅沿不停地发出“得得”的叫声。烧水壶里的水也不够老实，烧着烧着就发脾气，使劲地顶起壶盖，好像不打倒在头上的“地主恶霸”就解不了心头之气。

自此，我开始重新审视水的情绪，不发脾气时，“水波潋滟晴方好”，发威之时，则“兴风作浪不罢休”，控制水喜怒哀乐的关键在哪？我曾经问过九旬的外公，外公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给我讲了村里发生过的一件事。那是多年前的一个春天，村里的十几户人家一起动手上山开荒，把村南的那几个山坡上的树木全部伐倒，每户分得了足可以堆成小山的柴火，并在开垦出的山地上点上了青豆、玉米，可由于干旱，结出的豆角和玉米又瘦又瘪；秋天，人们又在上面种了小麦，小麦生得稀稀拉拉，人们认为地里缺肥，第二年春上，施足肥的麦苗还是黄不拉几的。一连几个月，天不下一滴雨，午收时，几乎家家只是割些麦草回来。

我问为啥？外公说，那些山坡上原来生长着茂密的树木、长满了嫩汪汪的青草，如今树被砍草被毁，老天爷见了肯定生气，断了雨水，看你们再去折腾？我不信外公的这种解释，既然老天爷是子虚乌有的人物，又怎谈得上生不生气？

村北有条东流的大河，叫苦驴河，河上有座桥，在桥下游约一华里的地方，河道拐了个接近直角的弯，每回走到那里，我都不敢往下看，因为直冲过来的河水在拐弯处冲出了高达一二十米的陡峭悬崖，上面裸露的暗红色泥土就像被撕开的血肉，狰狞地看着前来撞击的浪花夹着尾巴转身而去。

父亲说，水有一股魔力，他年轻的时候曾独自划水过河，不料一个浪头打来，他被一个漩涡缠上，双脚被漩涡来回扭打着，双手被漩涡忽左忽右地推搡着，腾起的浪花迷了他的眼。想奋力冲出包围圈的他，使出浑身的力气，可就是斗不过那个水魔，他清楚，漩涡想把他全身的力气耗完，然后再来收拾他。求生的欲望，让他爆发出从未有过的力气，他双腿一蹬，双臂跃出水面，双掌猛劈巨浪，就在漩涡打盹的刹那，他终于逃出魔掌，游到岸边。从此，水性极好的父亲再也不敢一人下河了。对于这次遇险，父亲的解释是，他当时为了抄近路直接向对岸游，是不对的，他应该顺着水流的方向，向下游斜向游去。水这家伙有个怪脾气，顺着它，它就给你方便，逆着它，它就会给你颜色。

挺佩服人类的智慧，用河道为水铺下了阳关大道，用塘、湖、海为它们安家，又请来埂、坝、闸为它们看门，作为报答，水养育着田地、庄稼、苗木，养育着人类和动物。

水东流，不舍昼夜。人之一生，其实都是在在一边饮着水，一边追赶着如流水般逝去的光阴的脚步。



## 乡村纳凉记

□ 合肥 艾科

记忆深处，乡村的酷暑尾巴总是极其漫长，即便立秋时节已至，但酷热依旧横扫村落，故而纳凉，便是乡民一项持久的避暑生活状态。

小的时候，在每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，村民们吃过晚饭之后，都会不约而同地向村头的白杨河走去。白杨河是一条环村流淌的小河，河的两岸长满了鳞次栉比的白杨树，水岸边还成片地生长着青翠挺拔的芦苇，它不仅是这座村落的“生命河”，也是村民洗去满身尘埃与酷暑燥热的天然“温泉”。河上有一孔石桥，将“温泉”一分为二——桥的东侧是专供女人们洗澡的地方，西侧则是男人们沐浴的天堂。每当夜幕降临，繁星初上，女人们就会从家务活中解脱出来结伴下河，只留一两个人在岸上“放风”。明亮的月光倒映在清凌凌的河水里，夜晚的白杨河宛若一位待嫁新娘，新娘的脸上被俏皮的下河人撩拨得笑出了皱纹。女人们究竟是如何洗澡的尚不知晓，知晓的是每天晚上都会从桥的东侧传来各种泼辣骚情的笑声。而男人们洗澡则简单直接——褪去身上的所有衣衫，赤溜溜地跳进河里，再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就基本完成了洗澡的过程。只有较为讲究的男人，才会游到岸边拿出从家中带来的香皂和洗发水，认认真真将全身上下洗个通透。

那时的河水清澈见底，常有小鱼从脚底游过。父亲每次洗澡时，都会将全身上下揉搓一遍，搓完自己搓别人，甚至还会揪着我进行大肆“蹂躏”。父亲的双手力大无比，掌心糙得犹如砂纸，他的手掌在我细嫩的肌肤上划过时，宛若砂纸打磨家具一般，火辣辣地疼。那“噗嗤噗嗤”的搓背声，就像火柴摩擦出火的那一瞬间，似乎我的背，也要“滋滋”一声冒出火星来。每次下河洗澡时，我都想逃离父亲的“魔掌”，但当我借着皎洁的月光刚刚游到远处时，父亲那一声石破天惊的呼喊，犹如金箍棒自天而降直插深海，其浩大声势总是令我胆战心惊，于是不得不游回来，老老实实地让他给我搓背。

当我和父亲在白杨河里洗完澡回到家时，忙完了家务活的母亲，在门外的梧桐树下业已铺好了两张纳凉的小床。我径直躺在小床上的凉席上，一边看天河里的星光，一边问母亲那些星星的名字。母亲颇具耐心地一边往我身上涂抹花露水和痱子粉，一边给我讲解她知道每颗星星的名字，以及它们背后的神话故事。

母亲和村里的很多妇女有所不同，她羞于将自己丰满的身体暴露在夏夜的白杨河里，而是喜欢在家中烧水洗澡。她将烧好的一锅热水用瓢舀到洗衣裳用的红色大塑料盆里，再往盆里兑入适量的井水，然后躲在厢房屋里脱掉衣衫坐在盆里，用毛巾撩起温热的水开始哗啦啦地“沐浴”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有了那条白杨河，即便忙碌了一天，浑身又脏又臭，但是到了晚上，所有在河里洗完澡的人，身上都会清爽馨香。那种带着水草味道的简约的清香，伴着乡村夏夜的宁静，瞬间拂去了人们心头的燥热与焦灼。

临睡之前，父亲打开收音机收听评书节目，偶尔遇到电波信号不好时，他会伸出那双搓澡的大手，以拍打收音机或者调换收音机方位的办法予以解决。母亲躺在我的旁边摇着蒲扇讲着天河里的动人故事，自她那潮湿的发梢间飘逸出的洗发水的幽幽清香，伴着远处庄稼地里吹来的微风，不知不觉间就带我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如今的乡村生活方式业已发生巨变，绝大多数家庭都有了独立卫生间、天然热水器和温馨空调房，再也没人下河洗澡，也没人赤膊睡在户外乘凉了，居家纳凉的方式更加“舒适文明”。可是多年过去，那条白杨河依旧在四季轮转中静静流淌，儿时质朴的纳凉记忆，也始终在心头挥之不去。